

大鍾語研研究論文：帝辛占陶文3

论商帝辛占星陶文之真与朱歧祥之伪

A discussion on *truth* of Shang-Di-Xin astrologic pottery inscriptions
and *falsity* of Professor Qi-xiang Zhu (朱歧祥)

朴大鍾 著



大鍾語言研究所



商帝辛占星陶文红陶罐（简称 帝辛占陶罐）

目前在韩国收藏的刻有商代帝辛星占记录之红陶罐

（器物规格：瓶口径11.8cm，高17.2cm，腹径22cm，底经8.5cm）

※刻文因尘土或土锈，看像白色，罐内部也沾有土锈。



红陶罐的侧面

※肩部有铭文60字（折合文就66字）



红陶罐外底部

※底部有铭文1字

论商帝辛占星陶文之真与朱歧祥之伪

朴大鍾

目录

| | |
|--------------------------|----|
| I. 序论 | 6 |
| 文章简言 | 6 |
| 书名简称表 | 14 |
| II. 本论 | 15 |
| 一. 由字形结构论帝辛占星陶文的真伪 | 15 |
| 1. 固 | 15 |
| 2. 金 | 17 |
| 3. 見 | 18 |
| 4. 率 | 19 |
| 5. 辛 | 20 |
| 6. 自(師) | 20 |
| 7. 亡 | 21 |
| 8. 周 | 23 |
| 9. 戾(侯) | 24 |
| 10. 元 | 25 |
| 11. 西白(伯) | 26 |
| 12. 行 | 28 |
| 13. 又(右) | 28 |
| 14. 自(師) | 30 |
| 15. 田 | 31 |
| 16. 自 | 32 |
| 17. 州 | 33 |
| 18. 西 | 34 |
| 19. 邑 | 35 |
| 20. 且(祖) | 35 |
| 21. 丁乙 | 37 |
| 22. 爪 | 37 |
| 23. 有 | 38 |
| 24. 明(明) | 39 |
| 25. 己(紀) | 40 |
| 26. 斨 | 40 |
| 27. 任 | 43 |
| 28. 允 | 44 |
| 29. 自 | 45 |
| 30. 西白(伯) | 45 |
| 31. 戾(侯) | 46 |
| 32. 且(祖) | 47 |
| 33. 丁乙 | 47 |
| 34. 正(征) | 48 |
| 35. 文 | 50 |
| 36. 夕 | 50 |
| 37. 巳(子) | 51 |
| 38. 辛丁乙 | 53 |
| 39. 自(師) | 54 |
| 40. 眉 | 54 |
| 41. 走 | 55 |
| 42. 亯(享) | 55 |
| 43. 井 | 56 |
| 44. 朕 | 58 |
| 45. 御 | 59 |
| 46. 皿(蠱) | 60 |
| 47. 曰 | 61 |
| 48. 角 | 63 |
| 49. 明(明) | 64 |
| 50. 有 | 65 |
| 51. 余 | 67 |
| 52. 正(征) | 67 |
| 53. 道(導) | 68 |
| 54. 舟 | 68 |
| 55. 鬯 | 69 |
| 56. 幺(玄) | 71 |
| 57. 田 | 71 |
| 58. 丰(封) | 72 |
| 59. 它 | 73 |
| 60. 肯, 宜 | 74 |
| 61. 御 | 76 |

| | |
|------------------------------|-----|
| 二. 通过文例观察来论帝辛占星陶文的真伪 | 79 |
| 帝辛占星陶文的全文解释 | 80 |
| 1. 金見 | 82 |
| 2. 率辛自(師) | 84 |
| 3. 亡周戾(侯)元西白(伯)行 | 85 |
| 4. 又(右、佑)自(師) | 87 |
| 5. 田自州西邑 | 87 |
| 6. 且(祖)丁乙爪 | 88 |
| 7. 有明己(紀)斁任 | 89 |
| 8. 允自西伯侯 | 89 |
| 9. 且(祖)丁乙 | 90 |
| 10. 正(征)文夕子(巳) | 91 |
| 11. 辛丁乙自(師)眉走 | 92 |
| 12. 宮(亨)井 | 93 |
| 13. 朕御皿(蠱) | 94 |
| 14. 曰:角明 | 96 |
| 15. 有余正(征)道(導)舟鬯幺(玄) | 99 |
| 16. 田丰(封) | 100 |
| 17. 它冑(肯、宜)御 | 102 |
| 三. 对于帝辛红陶罐和其铭文的真伪的学界评论 | 104 |
| 帝辛红陶罐相关学界日志 | 105 |
| Ⅲ. 结论 | 108 |
| 参考文献 | 111 |
| 添附资料(朱歧祥教授的论文全文) | 114 |

I. 序 论

文章简言

商帝辛占星红陶罐(以下称‘帝辛占陶罐’或‘帝辛红陶罐’),其表面上刻有只在殷商使用过的‘𠩺(占)’字,并且刻有表示王的器物的‘朕’字和为了征伐周国西伯侯出兵前占卜的殷国最后王号‘辛’字等,是极为珍贵的殷代晚期遗物,目前收藏在韩国。

笔者在2005年12月24日初次接触该红陶罐和其铭文,但认知了以现代人的实力无法达到的其高层次水平,因此撰写了《关于商纣王的固陶文的研究》¹⁾的论文,韩方在2006年3月底将其中文版论文通过大韩民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丁奎必领事递交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征得了相关专业人士的意见。

之后,2006年7月审阅上述论文的中山大学陈炜湛先生给出了“设若红陶及刻文确爲殷人遗物,则此发现足以震动全中国乃至世界。”，“以我观之,陶罐底部之𠩺与甲骨文全同,不应(似亦不可能)是伪刻。”，“若无有力反证,则此陶罐应视为殷代遗物”等评价,同时给出了“先将陶罐作热释光检测,完其年代。”的建议。

根据此建议,科学的热释光(Thermoluminescence: TL)检测自2008年至2012年依次在香港、中国大陆、英国三地进行,检测结果都判明为1899年发现甲骨文之前的真正的古物,而非是现代人制造的伪作。尤其在中国,派遣荣获中国国家文物局保护科技创新一等奖的中国国内相关领域最高专家-夏君定先生前来韩国测定了帝辛红陶罐,并且在2010年1月以加盖了中国文化部文物保护技术印章的检测报告来确认结果。为了更加精密的年代测定,2012年2-3月实施了世界最高水平的英国牛津鉴定公司的测定,结果表明是距今1700-2700年前。考虑该红陶罐出土已经过了20年以上,并考虑经过日晒或者热水洗涤等过程时陶器的热释光年代会减少的科学事实,此结果科学保障本红陶罐是比检测最大值“距今2700年前”更早时期制作而成的。

如韩国重要无形文化遗产第96号瓷器匠-金一万翁等鉴定此帝辛红陶罐表面的刻文都是该红陶罐在高温烧成前柔软的状态下所刻的‘前刻铭文’。对于前刻有铭文的陶器,判断准确年代时,鉴定铭文的年代比热释光测定年代更为优先。但是,此红陶罐底部刻有1899年发现甲骨文之前孔子和许慎也不知的只有殷商时的占辞𠩺

1) 之后把论文题目改为《关于商帝辛固陶文的研究》。

字，因此证明此陶罐为殷代时的文物。进而，「朕」字证明是王的祭物，并且「周侯」、「西伯侯=文」的称谓和「征文(征伐文王势力)」的历史纪录以及攻打西伯侯的殷王的生称名号「辛」证明此红陶罐是殷代最后王-「帝辛」的器物。

但是，作为新证据，此帝辛占陶罐和其占星陶文的发现，将伴随着对甲骨学界已有的错误的固定观念的修正要求等后续悍然大波（例如，或许要重新写中国甲骨学或者商代史的一部分等），因此欲制止的行动也难免发生。

2012年8月25日，迎接中韩建交20周年，在韩国济州岛召开了纪念学术大会。在大会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宇信先生发表了概括帝辛红陶罐和其上面的刻文是被现代人所伪造的内容的文章-《谈韩国学者“发现的”红陶罐上“商帝辛固陶文”》。此文章以相同的题目和内容记载在学术期刊-《殷都学刊》(2012年第1期)，对此笔者在上述纪念学术大会之前对王宇新先生所论到的“𠩺字字体是仅在甲骨文第一期使用”的固定观念主张和帝辛红陶罐上的𠩺(角)字修改为𠩺，同时将其内部的「𠩺」修改为「=」而误评为「自」字的一系列内容，撰写了共10个项的反驳论文并发给了参会者。

台湾著名的古文字专家-东海大学朱歧祥教授也参加了此次大会，与参加采访的大纪元时报的访谈²⁾中，他对王宇信先生的主张提出异议，对于帝辛红陶罐及其铭文的真实性和价值给出了如下的意见。

记者问：朴大锺所长主张说，1899年以前甲骨文没有被发现，所以不可能伪造出商代文字，已被证实为1899年以前的古物的红陶罐刻有汉字的起源文字甲骨文，所以它是商朝的遗物。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朱歧祥答：“我觉得当然不可能是伪造的。我读了朴大锺所长的论文后十分佩服。他对红陶罐上的文字内容进行细致研究的精神让人叹服。我认为陶罐上发现的文字显然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参加济州学术大会的台湾东海大学朱歧祥教授。

2) 大纪元2012年09月06日讯：台湾教授「帝辛红陶罐是伟大的发现，有充分的研究价值」

记者问：对王宇信会长发表的论文您有什么的想法？

朱歧祥答：“人文科学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王宇信会长认为，红陶罐上的甲骨文不是经常出现的字而提出其是伪造品的可能性。可是，虽说不是经常出现的字，但是并不意味着没有出现的可能性。

特别是红陶罐底部的‘占(𠂔)’字很特别。以前这个‘占’字只能在甲骨文上看到，在红陶罐这样的陶器上无法看到。所以红陶罐是非常特别的研究资料。但是把很多学者聚集起来一起研究好像会更好。我认为红陶罐充分具有那样的研究价值。另外，王会长并不是在探索个人真理而只是站在国家角度上进行研究的官方学者。”

记者问：您是如何看待红陶罐上的61个文字，能确认它们是商朝的遗物吗？

朱歧祥答：“只看‘占(𠂔)’这一个字的话，一部份学者认为这是甲骨文1期（商代武丁时期）字形，也有一部学者认为这是商代后期字形。但是王宇信会长认为红陶罐是现代人作品，只用一个字来判断它的年代是不对的，应该从整体上来判断，从宏观上、多方面来判断。另外，要揭开这个千古之谜，要充分地了解历史。因为凭外观相似的一个字不能肯定就是代表某个时代。”

记者问：如果红陶罐真的是商代遗物的话它将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

朱歧祥答：“在掌握字的真正意思之前来评价它的价值还比较难，但帝辛红陶罐充分具有把考古学者和文字学者聚集一起对它的历史之谜进行探讨的价值。果真如朴大钟所长的研究结果和科学测定结果证明红陶罐是真品的话，那么不得不说这真的是一个伟大的令人惊叹的发现。”

接受过此访谈的朱歧祥教授在2012年8月底会议结束后回到台湾，时隔一年多后的2013年8月底，笔者在中区文字学学术研讨会资讯网³⁾中查找到2013年7月30日题目为《啞口豈能無言 — 論商帝辛占星陶文之偽》(以下简称‘朱论’)的朱歧祥

3) <http://characters.pixnet.net/blog/post/97845873>

教授的论文，并确实吓了一跳。登载在东海大学网页(chinese.thu.edu.tw/kichu2013.pdf)上的该pdf文档的制作日期是2013年4月10日。

朱论第2页中，他表明2012年12月20日收到北京王宇信先生的来信，并且否认了与大纪元时报的访谈中提到的“我覺得當然不可能是偽造的”，“王會長並非探索真理，而只是站在政治角度上進行研究的官方學者”，“只用1個字來判斷年代的方法是不對的”的自己所言。并且转换说法，说成“紅陶罐上一圈字的用例…可以說幾乎沒有一處是相同的。很明顯，這一圈字所記錄的語言概念，並非是殷人所有。”

另外，对于在中国大陆、香港、英国进行的科学TL检测，虽然在2012年7月5日台湾新生报(TSSDNEWS)通过“殷商古物现身韩国”的记事详细报道了其过程和背景，但他称“我對熱釋光檢試完全外行，無法判斷其對錯”，表示出怀疑的语气。然后他便下定结论“但單由文字這一角度切入，由文字論文字，本身亦有客觀的標準，可以提供斷代辨偽的依據。綜合分析陶罐文字的字形、筆法、用詞的古今混雜，我們有理由相信，刻工是存在著作偽心態的可能性，而作偽的時代距今不會太遠。”(第24页)

朱教授的发言中，除了关于陶器的科学TL检测外，还可通过鉴定刻在上面的文字即可判断文字学时代来辨别真假的意见是正确的。事实上，这也是笔者想说的话。但，问题在于朱教授尽管说了上述的话语，却与此相反地对帝辛红陶罐合计61个刻文进行文字学鉴定过程中以欺骗毫无古文字知识的一般人为目的，始终进行了虚假鉴定和虚假评论。让人惊讶的是，他不仅冒险否定了以往写在自己书上的自己理论，同时也否定了甲骨学界的常识。

第一个例子为，刻在帝辛红陶罐的「𠂔(辛)」的字形是，下部刻有「=」字形状的横线。但是，朱教授在朱论第6页中说到，“反觀《甲骨文編》卷14.14，553頁辛字作𠂔、作𠂔，下部呈「V」字形态，沒有例外”，他把帝辛红陶罐的𠂔字打成了与殷文字所不同的伪作。但是，同一本书只要再翻一页就可以看到，在第554页中出现不是「V」字而是「一」字形态的𠂔(佚427)字，并且第317页宰字篇中出现三个如下的与帝辛红陶罐的𠂔类似的辛字形。

乙8688 牛距骨刻辭

佚426








佚518


朱教授也非常了解，在殷代卜辞中，一般情况下‘辛’字的下部写成「V」或者「=」的形态。他的著作《周原甲骨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97)第49页的下列内容，便是其证据。


H11 : 152 辛。

【斷代】 周人甲骨。單刻一天干，疑為周人習刻。字形參〈H11 : 113〉、〈H31 : 3〉。殷卜辭一般辛字則作𠂔、𠂕。本版文例可參

如此，朱教授故意隐瞒事实，以虚假基准把帝辛占星陶文打成了伪作。

第二，对于帝辛占星陶文中的和字，朱教授揪出其外廓为圆形的问题，他在朱论第8页和16页中说到，“反觀《甲骨文編》卷13.9，522頁田字作，作等形，均作正方形或矩形的寫法，周邊沒有作圓形者。”，“甲骨文田字作，象方田形，筆畫組合率成直角，沒有例外。”，把帝辛红陶罐的、字打成了与殷字不同的现代人的伪作。

但是，约达15万片的甲骨中著名的商末帝乙或者帝辛时期的“宰丰骨匕刻辞”等中存在外廓为圆形的字，因此这也是朱歧祥教授的恶意欺骗行为，同时也是伪论。

‘辛’字被刻为与帝辛占星陶文的类似的形态，并且‘田’字的外廓刻成圆形的此宰丰骨匕刻辞的拓本收录在《甲骨文合集补编》(11299反)，并且11300反甲骨中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圆形的田字。目前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此刻辞是记载在王宇信著《中国甲骨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1日)前面的彩色图板的非常有名的甲骨文。

如果按照朱教授的主张，甲骨文中的田字都是四角形并且没有写成圆形的是甲骨界的客观判断基准，那么上述宰丰骨匕刻辞便是伪作；并且将其陈列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和记载在《中国甲骨学》的王宇信先生，则是把伪作宣传为真品来欺骗这个世界。相反，如果宰丰骨匕刻辞分明是殷末的真品，那么将会支持帝辛占星陶文的真实性，同时也是指明朱教授虚假性的强有力的证据。



宰丰骨匕刻辞：安阳出土的商代一块牛骨，匕首形。
此骨匕记载了殷商晚期帝乙或辛帝时，宰丰受到商王赏赐之事与圆形的田(田)字。

另外，帝辛占星陶文中有田字和封字相连的“田封”语句。与此相关，朱歧祥教授在朱论第23页中断定为“卜辞无「田封」连用例。”，并且他得出结论，如帝辛红陶罐铭文是现代人的伪作。

但是，如右侧所示，存在田字和封字相连使用的甲骨卜辞的例子，因此这也是证明朱教授的虚假或者无知的证据。



记载在《殷墟卜辞综类》p. 297的
殷墟文字甲编1472和小屯南地甲骨
2409可以看到的‘田封’的连用例

第三，对于帝辛占星陶文中出现两次的𠄎(正)和𠄎(正)字，朱教授在朱论第12页和15页写到，“字上面的‘一’部分与下面的‘止’字相接合，这与甲骨文字的字形不同...殷代甲骨文中表示‘征伐’的正字一般都是写成‘𠄎’的形态，其中□字形是没有被简化为横划(一)。”，朱教授把帝辛红陶罐铭文打成了如与殷代字形无关。



对周原商人甲骨H11:82的陈全方的描本。朱歧祥教授的著作《周原甲骨研究》p.181也有收录。

但是，朱教授在自己的著作《周原甲骨研究》第181页中收录的对于商人(殷代晚期)甲骨H11:82刻文的左侧的陈全方描本中，分明是上部为短的一字形的简体‘正’字。另外，其字形是上部的一和下部的止部分相接合，这也是说明朱教授进行了虚假评论并无理取闹。

接下来，他说周原甲骨的‘正’字是“并非征伐而是祯祥的意思，并不读「征」”，但这仅仅的他自己的主张，与帝辛占星陶文的他动词‘正’不同的是，周原甲骨的‘正’是形容词，张玉金、季旭升、刘钊等主张的‘合适、适宜⁴⁾’的意思更为正确。

并且，朱教授在评论帝辛红陶罐的𠄎(正、征)的部分(朱论p. 12)，惊人地发言说，“金文中的正字仍都不作征字用”。依笔者看，此部分内容并不是朱教授故意歪曲事实，而是在对金文实际无知的情况下的虚言。正字作征字用的青铜器金文的例子，列如下：

- ①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殷代《乙亥父丁鼎》的‘王正(征)井方’
- ②殷代晚期《小臣觶犀尊》的‘正(征)人方’
- ③周初铜器《夬方鼎》的‘王来正(征)井方’
- ④西周宣王时期《师寰簋》的‘左右虎臣正(征)淮尸(夷)’
- ⑤春秋时代《中子化盘》的‘用正(征)...’

4) 张玉金，《殷墟甲骨文“正”字考释》，《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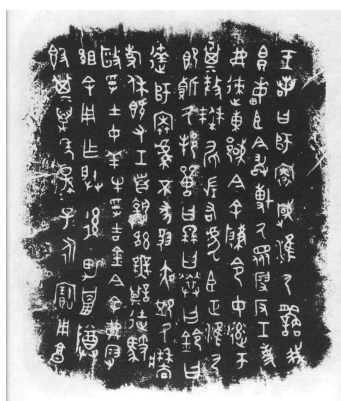
⑥春秋早期，《卫夫人文君叔姜鬲》的‘用从鸟正(征)’



乙亥父丁鼎



小臣隰犀尊



师袁簋



卫夫人文君叔姜鬲

对于帝辛红陶罐61个文字的朱论的大部分都是如上所述的虚假和固执以及无理取闹。那么朱歧祥教授为什么写了如此不符常识、冒昧虚假的论文呢？笔者推测，由于帝辛红陶罐和其占星陶文的登场，他需要修订自己主张的以往理论中的一部分，出于此负担，产生了去欺骗因台湾新生报等广泛介绍而对帝辛红陶罐报有很大兴趣的老百姓的想法。另外，收到王宇信先生的信之后，心境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于合计61字的更加详细的事项，将在下面本论中进行介绍。